

抵达更真实的境地

——评《写给鼯鼠先生的情书》 □李泳臻

长期以来,网络文学“不事发明”,天然享用着现代文学留下来关于“形式”的丰厚遗产,它首先服务基于互联网诞生的“网络属性”,其次再展现文学性的内容。换言之,网络文学并不热衷再现具有代表性的人类境遇,或者挑战文学形式的边界,提供理论言说范畴之外的文本,它更关心的是其所讲的故事是否“圆熟”,是否按照科学和数据分析的那样,以对写作节奏和戏剧冲突精准的控制合适的地方给予读者足够的冲击。跌宕的剧情、符合期待弹性的结局、出彩但又不过于复杂的人物设定,几乎是网络文学创作的基本特点。这一情况随着网络文学创作队伍阵容的扩大、素质的提高,还有文学评论权力的让渡,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变,许多网络文学作品开始逃离“舒适区”,尝试探索那些曾被传播学或者商业学确界的“盲区”,而这些盲区却恰恰多为文学本我的渊藪之地。很难说吉祥夜是否自觉地进行着网络文学实践,但的确,她的《写给鼯鼠先生的情书》显示出了一种坚韧的质地,既突破了自己以往的写作风格,从玄虚遥远中找寻到了落地的姿势,又较其他同类作品有了更复杂更深远的面相。

二三流爱情小说想象爱情的类型,描述爱情的状态;一流的爱情小说追问爱情本身,质疑它并试图穷尽它的可能。从杜拉斯的《情人》到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文学家和读者共同的最富有尊严的事情之一便是为人展示文学作品如何推动着理解爱情的标尺发生挪移。《写给鼯鼠先生的情书》显然是一部在及格线之上的爱情小说,这里所说的及格既包含叙述层面,又关涉作者设定的爱情装置。小说从一位名叫萧伊然的女警视角展开,随之带出秦洛和宁时谦两个角色。三者互有情感纠葛,萧伊然与宁时谦是青梅竹马,儿时

种种美好纯真的感情与成年后渐发的男女之情混淆驳杂,秦洛是萧伊然爱情的“启蒙者”,校园里曾经的浪漫故事塑造了一段异常坚固的感情并建构着萧伊然的感情观:专一、稳定、带有诸多超现实的幻想。而三者从同学到同事的关系则为小说布满了可以预见的戏剧雷区。从小说形式上言,这是常见的“三角恋爱”,最惯常的手段是玩弄悬疑,正如希区柯克曾做过的“定时炸弹理论”阐述,“明知道桌子下面有个炸弹,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三角恋爱最吸引人的并非势均力敌的永恒角力,相反是象征着稳固的结构失衡瞬间所造成的形势突变,人们乐于接受文艺所呈现的生活尴尬感,甚于生活尴尬本身。

吉祥夜主动放弃了三角恋爱的老套程式,其实也就是拒绝走入平庸,尽管拒绝的过程也会带来致命的压迫。《写给鼯鼠先生的情书》中,秦洛大部分时间是缺席的,他的在场是通过QQ信息和记忆完成的,是一种弱化的出席,这也可以理解为吉祥夜拉长了“炸弹”引线。小说前半段,实则是萧伊然与宁时谦两个人的相爱故事。那些作者有意的延宕,摆放的“路障”缺乏说服力,文本弥漫着“甜宠”甚至“童话”的气息。幸而吉祥夜没有让作品滑入无边的虚诞,她用她的叙述做了一次触底回弹的反击。《写给鼯鼠先生的情书》里出现了网络小说里不常有的不信任叙述。不信任叙述是先锋小说作家的拿手好戏,无论是马原还是格非,抑或是孙甘露,先锋作家们质疑自己的人物、情节甚而叙事过程本身,他们在叙述的同时消解叙述的意义,人为制造着有关文本的断裂与缺陷,马原小说中忽闪忽隐的那句“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刻意嘲讽着逻辑斯中心主义的权威。吉祥夜应该没有如此宏伟的抱负,她叙述中的不信任可能更多来源于她的观

察和人物自我生长的逻辑。萧伊然是个“忠贞”的角色,她对感情注入了很多“从一而终”的愿望,因此对宁时谦三番四次的示爱无动于衷,她不允许自己“移情别恋”,但萧伊然内心深处也有着对宁时谦的依恋和因潜移默化所滋生的爱意的困扰。情感上的分裂和“不洁感”弥散在回忆中。吉祥夜在故事里穿插着大量萧伊然与宁时谦的过往回忆,这些回忆代替了心理独白甚至情节递进的作用,它们在萧伊然左右为难、不知进退的时候出现。与其说这些回忆是确立情感边界的方式,不如说这是使萧伊然滑入爱情不停抛投的诱饵。吉祥夜喜欢笔下这个角色,她不想使她戴上现实的灰尘,可她没办法顺当地完成叙述的转折,于是放松了对事件的控制,不信任的叙述在恍神的当头产生,萧伊然由此获得了某种复杂性,至少在精神层面涂抹上了本不该属于她的灰色。

吉祥夜与辛夷坞有某种相似性。她们都偏爱具有延续感的情爱书写,从“两小无猜”或者“校园纯恋”写到步入职场与社会,以时间长度剧化情感浓度,“再造禁忌”和试探探理所营构的情节冲击亦是二者百试不爽的叙述策略。吉祥夜与辛夷坞所不同的是,辛夷坞时常把噱头作为叙事核心,止于情感的细描,而吉祥夜还有着组合类型与挖掘情感内部的冲动。就类型学上谈,《写给鼯鼠先生的情书》是警匪小说和言情小说的一次嫁接,相较于市面上披着职业装的外衣大谈恋爱的言情作品来说,无疑是次突破。按照吉祥夜本人的说法,小说中的案件过程得到了专业人士的指导,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能感到她努力向着专业性靠拢。值得肯定的是,她适当的调和了案件线索与情感线索的比重,警察职业的特殊性为感情“虐恋”提供了环境支撑与保护,夸张的动作也有了可被理解的渠道,细节的充实和感

受的饱满更是为故事铺设了一条通往真实性的隧道。

故事共有两次反转。第一次反转是萧伊然发现了一直以“鼯鼠先生”和他通信的不是远在异地的秦洛,而是一直在她身边的宁时谦。“鼯鼠先生”此时的隐喻义为情感中的潜伏者和守望者,这是一出给天真少女的幻梦。第二次反转发生在萧伊然与宁时谦结婚之后,萧伊然发现秦洛没有牺牲。秦洛断绝昔日的身份,潜入毒贩组织卧底,以求将毒犯组织一网打尽。故事最终,人民警察取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秦洛重伤,魏未牺牲。“鼯鼠先生”的含义在故事结尾时得到了修订,它象征着黑暗中负重前行、求取大义的英雄。这是属于成人世界的真实,吉祥夜以不避讳残酷和鲜血的勇力将之直剖,无疑体现了其作为创作者的担当。

吉祥夜曾说过,“我是个言情小说作者,但这几年我一直想做的事,就是不被言情这两个字束缚,总是希望作品里能包含更多的内容。”《写给鼯鼠先生的情书》的后半段证实了这点,作者试图为作品找到现实的出口,她肯定生命的意义,尊重应有的道德底线,维护已确立的人性价值,她要让文本积蓄的情感力量得以被更多的受众理解。从这一点上说,无疑应该给予作者以褒奖。当网络小说尤其是网络言情小说更多地与精神鸦片和历史虚无主义联系在一起时,作为网络作家的吉祥夜做着有效的回应:言情小说不仅仅能缠绵于小情小爱,人们在阅读时依旧希望透过它感受时代的脉搏与心跳。

作家与读者需要共同成长。纵览吉祥夜之前的作品,无论是《药引皇妃》还是《总裁的冒牌新娘》,作品的视野和格局都困缩在逼仄的空间中,为言情而言情的写作方法固然招徕



了不少粉丝,但却是消耗性的写作,复杂的情感逻辑与人性可能被装饰,简化成可有可无的点缀,带来“爽感”的情感宣泄才是行文唯一的动力驱使。当读者已经不再是充盈着青春荷尔蒙的年纪,自然要求作者为他们创作指向更广阔和更深刻的作品。吉祥夜的改变一方面来源于自觉,另一方面未尝没有读者的成长所致。她在自己的公众号里谈到自己的改变,对那些认为她已经改变并不喜欢她作品的读者,她已经做好了分别的准备。一个作家的成熟总是这样,需要推翻自我的暴政,也需要与读者做不停的告别。

因此,我们便能原谅《写给鼯鼠先生的情书》中前后段不相一致的硬伤,原谅那些牵强附会、略显幼稚的案情刻画。文本的脱节彰显着作者的分裂:吉祥夜的创作正表现着一个作家处于转型期不可避免的含混与矛盾,不过值得庆贺的是,她终于抵达了更为真实的境地。

《剑王朝》的百剑争鸣及对传统人文精神的发扬

□刘奎



金石之声。小说对细节的打磨很用心,能呈现细节的真实,但整体却并未因此而显得累赘,反而是呈现出硬朗和疏阔的风格。小说的故事多发生在秦,秦居关中,民风淳朴而悍勇,因而小说整体上带有三秦之地的地域文化风采。无罪注重文笔,但能免于“文青”标签,语言的细腻中透着硬明是其中关键。

《剑王朝》的语言看起来简洁,但实际上并不朴素,甚至可以说是浓墨重彩的。所谓浓墨重彩,首先是指小说的语言看似简洁,但营造出的氛围却颇为沉重,正如小说起始部分暴雨一般,有时让小说充满压抑之感。其次则是字面意思,小说用了大量的颜色词。多用对照鲜明的颜色,往往生成很强的画面感,这是玄幻小说常用的方法,即用单色之间的反差营造玄之又玄的感觉,也给读者带来极大的视觉冲击。不过《剑王朝》中的颜色,在追求视觉效果之余,也与人物性格和命运有内在的关联,如夜策冷穿的白衣与秦军的黑甲之间,就形成鲜明对照。夜策冷作为大秦王朝重要机构监天司司守,位高权重,但其服饰颜色却与整个大秦格格不入,这正暗示了她与王朝之间的裂隙,为她最终倒向丁宁等反叛者留下伏笔。这种用颜色来暗示人物的性格与命运的方式,是古典戏剧如京剧常用的手法,像脸谱红白黑的比例,就与人物的忠奸善恶密切相关。

次就文化精神而言。《剑王朝》与其他类似小说的不同处,在于除了主角丁宁之外,配角也都各有风采,他们对小说整体效果的重要性,可能并不亚于主角丁宁。从这个角度而言,《剑王朝》的成功固然系于主角丁宁的超能力,在于复仇过程的刺激与惊险,但更在于小说塑造的人物群像。

这个人物群像是由一系列形貌各异、性格各异、能力各异的人组成的。这包括已成为传说的王惊梦,宁折不回的郗心兰,心思缜密且异常坚韧的林煮酒,让敌人也佩服的大逆白山水,赵剑炉的赵四,楚巴山剑场的赵香妃,外冷心热的长孙浅雪,出身帮派有识人之明的王太虚,真君子张仪,真小人苏秦,坚韧的富家纨绔谢长胜,师法丁宁却最终选择随心所欲的剑修净琉璃,坦诚的关中子弟沈奕,慨然赴死的楚国死士李云睿,齐国的晏婴,“狼崽子”厉西星,为修行而不择手段的安抱石,机关算尽的郑袖,称孤道寡的元武……不一而足。

这些人都是剑师,来自不同诸侯国的修行门派,如赵国剑炉、魏国云水宫、楚国的巴山剑场等。他们背景不同,立场不同,或为国为民,或为一己私利,或正或邪,彼此争斗又惺惺相惜,相互仇恨又相互忌惮,就像夜晚的星空一般,各自独立,又彼此支援,共同构成了这个时代璀璨的剑文化。剑客与剑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这正是《剑王朝》之名的来源。

不同性格的人,用剑也不同。剑对于《剑王朝》中的修行者而言,并不仅仅是武器,也是人物的心性对应物。如冷美人长孙浅雪的剑为九幽冥王剑,高高在上的皇后郑袖用星火替尾剑,傲慢的元武用破凰剑,刚柔并济的夜策冷用秋水剑,内敛的薛忘虚本命剑为石中剑、等等。剑与人物性格相合,与

命运相关,所谓“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俱得其所哉。

从剑与佩剑之人而言,《剑王朝》是一个百“剑”争鸣的世界。该小说将故事背景设定在战国,但战国的真实历史又被架空,代之以想象的战国世界。但正是这些风格各异的剑及其相关的人物命运,从精神上抵达了战国的精神。这就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逞风骚的时代精神。按雅斯贝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他将“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和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精神过程”,称之为“轴心期”(Axial Period)。这是一个王纲解纽的时代,或者用雅斯贝斯的话是“衰微的时代”,人们意识到自己所处世界的危机,并试图做出挽救世界的努力。

轴心期对应的正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当时周王室衰微,地方诸侯国崛起,中原失鹿,群雄逐之。对于读书人来说,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周室王权的分崩离析,诸侯取而代之,战争频仍,人们朝不保夕,但同时,在诸侯国的竞争中,读书人的地位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先是大量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兴起,后是士大夫游走于列国之间,决定天下走势。因而,当时出现了思想和文化的空前繁荣,成为我国历史上原创思想的井喷时期。

《剑王朝》将背景设定为战国,但并非写读书人,而是写武人,但又写诸侯争鸣,因而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看起来有些隔膜,但他却以百剑争鸣的形式,回应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精神,这就是容纳各种人的想法和尝试,让人各逞其才,各放光芒,从而形成一个群星璀璨的时空。为了

造成这种虚构与真实的模糊性,小说的人物多借用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名,如晏婴、张仪、苏秦等,并有意让他们改头换面,穿着新的衣衫,在这个似是而非的舞台,重新演绎这个时代的故事。

战国前期,是一个从大一统王朝到诸侯争霸的过程,而战国末期,则又是从分裂走向一统的过程。当作者选择以秦为视角展开故事的时候,就难以回避如何建立大一统王朝的问题。而这就涉及政权与思想之间的悖论关系,即百家争鸣往往出现在政治权力控制力松弛的时候,那么,当大一统带来王权的再度集中,百家争鸣是否还可持续呢?或者说,如果要有活跃的思想、繁荣的文化,该设计何种大一统权力结构呢?对于《剑王朝》而言,是如何处理王朝权力与修行者自由之间的关系。小说提出了这个问题,因为大一统本来就是王惊梦的规划,但小说最终草率结束,将丁宁与元武之间的争斗,归于意气之争,只是争风吃醋。元武的霸业与丁宁理想之间的共鸣与冲突,结尾却全然没有提及,硬生生将一部新战国写成了言情小说,看起来有些虎头蛇尾,从这个角度而言《剑王朝》只是半部经典。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种虎头蛇尾正是主角从王惊梦到丁宁的变化。早期丁宁实际上是按照王惊梦的记忆和规划,完成他的复仇计划。但越到后来,丁宁逐渐意识到自己并非王惊梦,他只是带有王惊梦记忆的丁宁,那么,丁宁的选择便与王惊梦的规划出现越来越多的分歧,他放弃了权力,选择了个人的自由,这是一个很武侠式的结局——在取得成功后退隐,远离庙堂,选择笑傲江湖,“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苏轼语)。不过丁宁的退隐,与《笑傲江湖》令狐冲,《倚天屠龙记》张无忌的完全退出江湖又有所差异,令狐冲是性格使然,张无忌则是对政治阴谋的失望,丁宁的退隐则不同。他虽然退出朝堂,让扶苏继位,并建立大一统帝国,但丁宁作为强大的修行者,仍然是王朝不可忽视的存在。小说最后写丁宁因随意提及某旧人的归葬问题,朝廷便当作大事应对,可见,丁宁无形中仍构成对权力的监督或者说威胁,他成了无冕之王,让扶苏政权有所顾忌,而不至于重走元武的专权老路。小说通过折衷的方式,总算勉强为天下修士保留了“百剑争鸣”的空间。

传统文化是网络小说创作的重要资源,但如何选择、利用或再造传统,不同的选择会产生出截然不同的作品风格和品格。《剑王朝》作为东方玄幻的先行者之一,对后继者或当代网络小说的启示在于,对传统元素的借鉴,除了宫廷争斗、诗词歌赋等具有东方情调的资源外,更应着重对传统精神尤其是人文精神的继承与再造。

